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金鋼鑽

農髯題

社址上海南市王家碼頭二二五號

第四十一號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
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郵費在內
報資先惠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
頭版計分格計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每格洋二元
中縫分三段每期每段洋七元二角
二等後幅分格每期每格照頭等價減半

雙十商標

國貨牙刷

質料堅固 式樣時新
經久耐用 人人歡迎
定價低廉 批發克己

上海模範工廠露佈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

內務部化驗 農商部註冊

袁製 **痛瘋骨痛露** 大洋六角
專治風濕痛瘋、骨節痠痛、一切筋骨疼痛等病、

袁製 **解毒止痛露** 大洋七角
此露清濕熱、除血毒、兼治花柳一切疑難毒症、取效如神、

近多做冒 務要認明 金鷄商標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

濟華堂藥房發行

各埠均有寄售函購款到即寄

賓驗保腎固精丸

從生理學病理學而發明的唯一補劑，經醫院化驗官廳備案[illegible]

價目 經售 **會社** 本埠經售處
西新橋街濟華堂藥房 英大馬路永安公司 四馬路太和藥房 四馬路五洲藥房 四馬路中英藥房 法大馬路老仁濟藥房 新增南洋巴達維亞經理處振林公司

全國各埠藥房均有 愛華製藥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

小說新報

第八年第六期

出版了

國產 天厨味精

【味精】在化學上原名哥爾登酸鈉（即鮮之元素）依著名化學師吳蘊初氏殫心研究，乃得其製法，純從麥類提取菁華，質既素淨，味極鮮美，為調味所必需，裝潢美麗，可作饋贈禮品，攜帶輕便，旅行者尤屬適宜，發行以來，頗受社會歡迎，推為國貨之明星，本廠各大南貨相食物店均有經售，取值甚廉，愛國諸君盍購試嘗

收回空瓶 大每只洋五分 中每只洋四分 小每只洋二分五

製造廠 盧家灣新橋浜南首

上海天厨味精廠啓

總發行所 英界福建路四五二號張崇新醬園內

上海游民工廠基金還本債券

第壹獎三萬元

廿一開彩

購請從速

全國小說名家專集

本書特請嚴芙孫君編撰內容專載全國小說名家王鈍根王西神包天笑江紅蕉李涵秋何海鳴沈禹鍾周瘦鵑胡寄塵馬二先生海上漱石生海上說夢人施濟羣姚民哀畢倚虹徐卓呆徐枕亞范烟橋貢少芹許指嚴許廑父程瞻廬程小青張枕綠[illegible]惲鐵樵趙苕狂劉豁公嚴獨鶴諸君之小史趣聞軼事佳話等所載材料俱為愛讀小說諸君急欲詳知苦于無從探索者有此一書不啻將全國小說之名家邀集一堂一一介紹與讀者相見讀者之快慰可知本書卷首又將以上全國名家信札中之親筆手跡一一製版亦為外間從未見過本書之價值自不待言銅版圖畫精印五頁選材精嚴令人奪目封面由鈍根題眉丁悚[illegible]說腦遺意落筆部臻神妙讀者備此一書此後再讀小說時必與諸名家之情感更進一層矣全書精裝一冊實售大洋六角外埠函購郵票九折計算如購一冊請寄郵票六十八分如欲掛號乞加郵票五分來函掛號為妥初版書印無多從速

上海北站升順里二十號雲軒出版部獨家發行別處均無分售

注意此外別處概無分售

滑稽詩歌

徐卓呆著

不知所云集

定價實洋兩角

四馬路大東書局

滑稽滑稽 談何容易
人家不笑 阿要嘸趣
惟此妙書 稿有道理
開卷一讀 哈哈嘻嘻
讀到完結 笑痛肚皮
越想越笑 實在希奇

繪圖自由花範

李涵秋先生將近絕筆之傑作

不可不讀

本書係涵秋生前傑作○敘述新社會婚姻問題○痴男怨女○誤解自由○天賜良緣○波折橫生○演出暗殺自盡及種種不可思議之怪劇○情節曲折○引人入深○喜笑怒罵○耐人尋味○描寫家庭風流之醜史○拆穿社會齷齪之黑幕○是社會小說之翹王○排憂消愁之妙品○全書廿二萬言○洋洋大觀○分訂四厚冊○附送書盒一只

每部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實售一元零五分 外埠加寄費一角

上海四馬路紅屋 **世界書局發行**

各省分局及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發售

朱丙一甲子年重訂書畫例

●篆字 楹聯 四尺四元 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八尺十元 一丈十六元 丈二尺二十元
中堂 同楹聯例
屏條 減半
橫幅 整幅同中堂例 半幅同屏條
紈扇 二元
摺扇
冊頁 每方尺二元
書眉 二元
壽屏碑誌堂匾均面議 泥金加倍 磨墨一成 凡書黃紙者以尺寸計每字五寸半元
●行書 照篆字例減半
●山水 照篆字加倍 青綠加半 點品面議
●墨梅 照篆字例八折 點品雙鈎設色均加半
●花卉 照山水例減半 點品工筆均照山水例 潤資先惠 書五日畫十日刻七日取件
●刻例 金章每字二元 牙章每字八角 銀章每字二元 石章每字五角 過小字不刻 字逾半寸者加倍 逾一寸者再倍 碑銘等件另議

收件處 上海西新橋大世界報社 英界三馬路文煥圖書印刷所 法界貝勒路二十七號 各箋扇莊

梨花雜誌徵文

鄒人創辦

梨花雜誌一種以研究劇學為宗旨刻正在進行籌備中海內詞劇巨子務望惠賜佳作為本雜誌光不勝欣幸之至如經取錄當備薄酬聊答稚章另附門類如下

（一）照片 （甲）特別 （乙）普通 （丙）臉譜
（二）劇談 （甲）舊劇（京崑漢徽及雜曲附）（乙）新戲 （丙）影戲
（一）名伶小史 （甲）傳 （乙）軼事 （丙）趣聞
（一）劇本 （甲）舊戲秘本 （乙）新編歌劇 （丙）時事劇本 （丁）短幕新劇本（注重創作或名人短篇譯本亦可）
（一）票房紀錄 （甲）小傳 （乙）軼事
（一）雜欄 （甲）三十年伶界變遷史 （乙）伶界大事紀 （丙）內行術語 （丁）行頭名稱 （戊）短篇 （巳）筆紀 （以上二則亦必關於伶人之作）

稿暫寄 垃圾橋北阿拉白司脫路鈞和里遠東書局籌備處

主編者鄭醒民啟

三元牌白蘭地酒

三元牌白蘭地酒為法國都南名廠製釀久已盛行歐洲現時裝瓶者均是十餘年之陳酒味和氣香與衆不同誠為最上品之佳釀也

上海愛多亞路四十五號法商吉利洋行

帆船商標

立退腳腫丸

子褒題

治腳腫最有神效 發售多年、治愈者不下數萬餘人、

腳腫一症、初起不甚痛苦、酸軟麻木、步履艱難、晨起稍安、至晚較烈、日久不治、漸乃上及胸腹、氣喘服悶、神志模糊、甚者即起厥逆、此乃邪竄心包、勢極危險、故患者必須及早醫治、惟市中所售各藥、奏效甚微、本社主人有鑒於此、發明帆船商標立退腳腫丸一種、患者如法吞服、三日後立見奇效、一切詳載仿單、每盒售大洋六角、外埠加寄費五分、

總發行所上海南市王家碼頭蔡陽弄東首 **濟羣製藥社**

分售處 英界四馬路世界書局信託部 法界大世界 北首濟華堂藥房 城內城隍廟對門寶豐烟紙號

心聲

第二十三期 合訂出版

寒雲 林屋 鈍根 諮公 合編

新年消遣之妙品

我們這個**心聲**確是一個文字競賽場一般的著作家但有精心結撰的作品沒有不願拿到「心聲」來賽一賽的為此出版以來材料日見豐富這個並不是我們自誇大概諸位看官也都信得過的

本期有張舍我和朱孝友合著的「元旦日的情書」敘述一對新婚的夫婦愛情十分濃厚那男的忽然由愛生妒由妒發生誤會竟將愛妻昔日寄與自己的情書認為別有戀愛幾乎大鬧起來後來細細追究才知完全是自己誤會情節非常曲折字數卻並不多這可不是一篇很妙的小說麼

醉心歐化的青年男女對于自由戀愛都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事到處開會演說竭力鼓吹就同發了瘋一般試問自由戀愛的結果怎樣大概他們還沒有研究得到本期所登**夢蝶**女士的「自由戀愛的下場」確是一篇對症發藥的作品我願一般醉心歐化的青年男女不要輕易看過

一般的人對於**花柳病**都認為可恥的事所以他分明患「花柳病」見了人偏不肯說甚至於就醫都不願意那個固然是危險的還有些本不是「花柳病」只因症狀相似他也諱莫如深這豈不更糟嗎為此余雲岫先生特撰一篇**花柳病之識別**使大家知道什麼是「花柳病」什麼非「花柳病」這眞是有益社會之作請諸君不要等閒視之

第廿三期 元旦出版
篇目繁多 不及備載
每冊售洋三角
批發格外從廉

總發行所 **心心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

代售處本埠各報販處

酒量

（濟酒）

飲酒這件事、是不能免強的、有多少酒量、就祇可以飲多少酒、要想多飲一杯也不行、免強着多飲了、就要神智昏迷、胡行亂語、說不定還要把所吃的東西、完全都嘔了出來、所以飲酒的人、多少總要留一點量、古人說得好、「勿飲過量之酒、」這句話的確是不差的、

報載張福來李濟臣這一班人、都有些不滿意於吳子玉、曹三替他們排解、他對張李說、「這大概是子玉飲酒過量的緣故、」哈哈、照這句話看來、吳秀才所做的事、曹三簡直是當他在那裡發酒風了、吳秀才原來是個貪杯的酒徒、我直到今天纔知道呷、

其實一個人隨便做什麼事情、都和飲酒一個樣子、這個人有多大的才能、就祇可以幹多大的事情、倘然免強着硬要充好漢、一意孤行的向前做去、往往反把事情弄得七顛八倒、這就好比是飲了過量之酒、所以神智昏迷、胡行亂語起來了、吳秀才硬要貫澈他的武力統一、這便是他飲酒過量、照這樣的一意孤行做下去、便是在那裏發酒風了、知子莫若父、（吳秀才是曹三的長子）曹三這句話、說得倒很有些意思呀、

我現在要勸勸吳秀才了、你既然酒量推扳、就應當適可而止、千萬別飲過量之酒、弄得嘔逆狼藉、把以前好容易吃下去的東西、完全都吐出來、那纔眞是十二分的可惜呢、

編輯苦語

（隱名）（續）

（四）僕任小某報編輯、稿件之支配之困難、既如上述、而稿費結算之稽延、亦足令人左右爲難、受盡閑氣、茲言經過始末情形、稍述一二、以求諒於小某報投稿諸君可乎、僕於去歲陽歷八月、始進某報、其時小某報稿費、發至四月份爲止、五六七三月無人負責、舊賬未清、概未結算、僕因月杪已屆、前賬未清、後賬終無結算之期、乃商諸經理某君、令其飭人結算濟訖、久之始由總務處送一賬來、僅五月份一月而已、僕發表後、又催其將六七兩月、一并算訖、然至月杪、總務處送來者、仍止六月一月、并告僕經濟困難、每月祇能結算一月、僕至是雖知結算稽延、於報館名譽及編輯前途、大有關係、然館中經濟既云竭蹶、亦屬無可奈何之事、況此係歷任主任延宕所致、代人受過、或能見諒、故亦安之、然猶謂每月一度之結算、終能如期發表也、不意月復一月、館中之經濟益窘、而稿費之結算益遲、初則拖欠三月、繼且由三月而四月、由四月而五月、責問之函、紛如雪片、僕詢之會計、輒以籌無的款爲詞、以是初來函者、僕尚能一一裁答、表示歉忱、後則來函愈多、窮於應付、計惟有併成巨束、轉交會計而已、其中來信最多、措詞最激者、爲著京華雜記之某君、先後來信、不下三十封、語意由恭維而詆罵、字跡由端楷而狂草、最後來一哀的美敦書、謂貴館如再不將稿費結出、定當致函各報、聲明其事、僕得書後、亦難置答、又有粵人某、因須返粵、催促甚力、嘗於一夕之間、二度至館、僕始則敷衍、繼則推諉、最後惟有將館中實情、和盤托出、至於尋常譏罵之函、日有數起、司空見慣、了不爲異、惟投稿方面、因此之故、大受影響、蓋投稿之望稿費、有如望歲、今筆耕果歉、收穫無□、何如輟作之爲愈乎、雖經僕變通門類、到處徵求、每日始得勉強足數、然已大感困難矣、及至臘月、僕因年關在邇、而陽歷九十兩月、尚未結出、無以對人、曾向當事者交涉、請其趕緊設法籌款、詎意當事者始猶推諉、終竟拒絕、謂年內實在無款可撥、僕乃大憤、即夕提出辭職書、聲明不幹、惟九十兩月、無論如何、終須結清、當事者不得已始允僕於年關停版前三日、登報發表、至十一十二正等月、則須延至今年、始可發表云、（未完）

瞎三話四之聯珠

（嘯秋）

蓋聞搭架子者、猴面居然人冠、罵山門者、象牙不出狗嘴、是以大人物出言、不離忘八蛋、小寡老開口、就是殺千刀、

蓋聞空心大老官、輸錢最爲肉痛、毛頭小夥子、見色未免骨酥、是以拆牛棚者、還是再去叉麻雀、蕩馬路者、無非吊了膀子、

蓋聞同姓戀愛、女學生居然做夫妻、公開社交、新人物不妨喚兄妹、是以把醋罐頭打碎、燕燕鶯鶯、向鹹肉莊走來、馬馬虎虎、

蓋聞做白相人者、每見女人而釘上、坐黃包車者、須防汽車之撞來、是以老面皮喫兩記紹興耳光、還是弔膀子、大姑娘跌一個元寶筋斗、連呼蹩眉頭、

蓋聞效法歐西者、戀愛願作鴛鴦、生長江北者、蠻橫眞是猪玀、是以女學生通信、稱他哥哥、粗大漢罵人、勸你媽媽、

稗官譚屑

（逆坨）

二十年來、一般學者、震於西方涉士北亞迭更司大小仲馬歐文諸人之名、以謂西方無文學家、所謂文學家者、皆小說家耳、於是競舍其詩古文辭、而從事於小說、或獨抒胸臆、自成聲逸、或繙譯著作、別饒趣味、前者吳趼人李伯元曾孟樸孫漱石其以成家、後者林琴南亦堪名世、今吳李已矣、孟樸一行作吏、此事都廢、其老壽康彊、著述不輟者、南惟漱石、北惟琴南、然爲小說者十八而八九、爲詩古文辭者、十八而一二、良以爲小說者、屬詞比事、稍有可觀、即可羼著報章、投稿雜誌、生活所需、不虞缺乏、至詩古文辭、則當今之世、解人甚希、雖有李杜韓柳之才、除爲學校講師而外、直無一席噉飯地、故耽之者絕無僅有也、惟天下之事、盛極必衰、蓄極則洩、一般小說家、心思才力、究屬有限、朝成一著、耗其若干、夕脫一稿、耗其若干、久而久之、耗費淨盡、而欲其再搜索枯腸、左宜右有、不致爲江郎之才盡者、其誰信之、是以海上小說家、始則腸肥腦滿、繼且精竭髓空、終且奄奄一息、毫無生氣、此無他、材才盡之故也、

想吃天鵝肉

（餘生）

同學曹某、某中學校學生也、面黃肌瘦、性喜漁色、有莫女士者、烏託大學之明星、即本報健碧斑紅館主所謂莫北剛其人也、數年前、在日本女學肄業、晨夕往返、乘紅色之鋼絲包車、風頭十足、曹某見之、涎垂欲滴、是以每晚四時許、必站立於小西門之轉角處、靜俟車來、竊得眼角傳情、奈車行如飛、而女士又目不斜視、曹某大爲失望、乃求其同學汪君起稿、致書女士、欲訂爲友、女士置不答、曹某之情審、仍續續不絕、有時購戲券寄女士、約於某日相會、及期、又不見女士之蹤跡、悵惘若失、如是者數年、去冬忽悉女士已與某少年訂婚、將于今春二月于歸、曹某情場失意、懊喪欲狂、每與談及、悵悵不已、余聞莫女士之未婚夫、爲一極漂亮之西裝小滑頭、然則彼曹某之覬覦女士、眞如俗語所謂、癩蝦蟆要想吃天鵝肉也、

如是我聞

（月）

春華所聘之蓋大元、即前與溫小培同來之韓蘭初也、或謂張姓及候姓者皆誤、韓前在大舞臺唱數日、不爲滬人所歡迎、跟蹤北去、此次改名蓋大元、捲土重來、登台之前、曾托劉公魯君、代請海上報界及評劇界、顧到者寥寥、打泡三日、成績不佳、刻又輟演北歸矣、

教育外史

（君子）（續）

安定先生

安定先生、聲名既噪、日夕奔走於教授演講、撰文著書、而其足以顛倒女弟子者、亦惟此二者、其教授演講、議論風生、折服之者、固非獨女弟子爲然、然而男弟子皆拍不上馬屁、咸望望然去之、獨女弟子一心皈依、皆成正果、安定先生、又好於清談之間、告女弟子以著述冗忙、日不暇給、某報某雜誌索稿懇懃、某書局某書局爭購何書版權、且出函以爲佐証、終乃言擬從事著作某書、出版之後、定能全國風從、如何影響、女弟子聞此、早已目眩神迷、不知所可、乃從而求女弟子爲編纂校對之助、女弟子聞此、自思濟名於頭號大文學家大教育家之列、其榮顯何如、早已不能自持、乃死心塌地、日夕追隨於安定先生左右、願供驅策、而安定先生之爲此計、一時凡十數人、人各恃寵而驕、各以我爲安定先生之眞知己、爲女文豪、爲未來之某書之校訂編纂者、互相獻媚、互相攻訐、幸暑期學校數十日即行解散、否則不堪設想矣、然亦有受安定先生實惠者、以余所知、則T女士之得入甲乙丙丁正科、C女士之得爲河南某女中學校長、皆安定先生之力、而S女士且曾向安定先生借銀若干、未知有其事否、果爾、又不知若何還帳也、

體虛 白濁丸

身體虛弱之人房慾過度腎關不固初起點滴久則旺流若不早治年久不止病因體虛精傷故有淋濁之患每日所流白濁即人之精血夜時流出名曰遺精日中流出名曰白濁此皆不出乎腎虧之範圍本醫生因鑒於斯研究極靈極妥之芳[illegible]白濁丸以止白濁並服滋陰固腎丸包愈斷根[illegible]每盒一元雙料二元每料六盒五元無論十年八年之老白濁服之痊癒斷根。如患花柳白濁另服立愈白濁丸珠黃化毒丸價目仝上。外埠函郵寄妥速。寄費加一。上海三馬路大舞臺東首德和製藥公司程鳳生醫生秘製

贈送鑽戒

意國新到美術大家鑲成各種可照貴客光炫奪目中國從來現出巨資如由減價各種眼鏡購滿三元並贈日曆

西萊鑽石打樣精製西文戒指姓名鑲嵌式樣新奇未曾有過無從購買以作贈品對折八扣贈送一只再贈常識

遠東眼鏡公司

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義務郵筒

■程棒齡君鑒乞將謬訛之處一一指出以便轉寄姚君可也

■伍受眞先生鑒照片四張及張君稿已接弗念　稿乞源源惠賜爲盼

（濟華）

電傳演說

（神耳）

報載張孝若在紐約中美協會演說、同時用無線電宣傳其演說辭、佈之各處、這種風頭、總算也得出十足了、有人問我、外國人也這樣的會拍馬屁嗎、我笑道、你眞是笨伯、張孝若這趟出洋、帶了許多秘書隨員、這班人都是幹什麼的、難道連一條電報都擬不來、還要仰仗外國人嗎、況且這種無線電、你也沒有收到、我也沒有看見、光是在報上說了這一句、我們也祇能把他當做東閣的梅訊、一樣看待、而且據我看來、這位孝若先生雖然帶了許多秘書隨員、但是鼓吹的力量、却還遠不及梅蘭芳手底下的一個東閣、將來梅蘭芳到美國唱戲、把這位東閣先生帶去、包你蘭芳放一個屁、也有無線電四處宣傳、還要煌煌然登在報紙上呷、你等着瞧罷、那人哈哈大笑道、這們說來、現在張孝若的演說、却等於將來梅蘭芳放的屁了、

生春雲樓雜錄

（大可）

從來詠弈者、皆詠圍弈、劉潛夫後村集有詠象弈一首、有云、屹然兩國立、限以大河界、遠砲勿虛發、冗卒要精汰、昆陽以象奔、陳濤以車敗、匹馬郭令來、一士汲黯在、皆確切也、

香奩集、或云韓偓撰、或云和凝撰、後村有讀金鑾密記詩云、小窗試讀金鑾記、始信香奩屬別人、蓋後村亦以香奩爲出曲子相公也、

放翁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是宋時有說琵琶記者、後村詩云、兒女相攜看市優、縱談楚漢割鴻溝、山河不暇爲渠惜、聽到虞姬直是愁、是宋時又有演霸王別姬者、

俗語謂多人聚集爲一窩蜂、後村詩云、民散未收蜂一窩、自注建炎有盜名一窩蜂、

徐碧雲被捕

華樂園伶人徐碧雲、係梅蘭芳琴師徐蘭元之弟、向唱武旦、前年拜蘭芳爲師、改唱青衣花旦、藉蘭芳之汲引、亦居然自儕於名角之列、然其人貌陋而戲劣、以色藝言、僅堪與小桂花俞步蘭相伯仲、以視小翠花朱琴心輩、猶有遜色、前日徐伶晨起、忽被警廳派警拘捕、押入看守所、其被捕原因、傳說紛紜、莫衷一是、茲據確切調查、徐伶曾與一吳姓之妾有染、絡續騙得衣飾現銀等共洋二萬餘元、事發後、吳姓將妾逐出、妾往覓徐、徐諉之不理、吳妾大忿、乃以誘姦闢騙情事、控徐於警廳、京警廳對於懲辦淫伶、素主嚴厲、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將徐捕獲拘禁、於是徐在華樂園所組織之喜興社、立即解散、停止演唱、徐係梅蘭芳之妹婿、擇於今年二月成婚、刻遭此變、蘭芳大窘、業已四出托人、向警廳斡旋、聞警廳對於此案、決計拒絕請托、擬處以十年監禁之罪云、（隱自京寄）

濟公如晤、新年中鎮守使既未履任、巡閱使亦未出巡、令人望眼欲穿矣、豈新授香閣護軍使、情絲未縛、不越雷池一步耶、胡說聊博一笑、新年大會、莕狂大拆爛污、篇中莕狂自云、高喊着好一個女人的馬桶、請問莕狂爲什麼如此高聲歎呼?此頌歲祺

濟公按鄙人於去歲新正、嘗偕陶君伯千、作金閶之遊、車抵蘇站、大雨滂沱、馬車人力車爲捷足者雇乘一空、乃在車站徘徊一句鐘而返、事爲姚小鬼民哀所知、在小世界報加余以蘇站鎮守使之徽號、客臘瞻廬來函、囑余新歲遊蘇、余覆函謂恐再作鎮守使、瞻廬再函余云、明春天氣必佳、決不令君爲蘇站鎮守使、將令君爲蘇閶巡閱使矣、顧開歲後連日大雨、未能遊蘇、故瞻廬來函云云、又紅雜誌七十七期莕狂作新年大會小說一篇、見馬桶而歎呼、不知何故、當質之莕狂也、

質子褒

（醒民）

余髫齡嗜戲、迄於今日、十數年來未嘗少輟、平日月旦去取、言精微則未敢自信、若阿諛則吾尚知免、近以論劉奎官、致觸吾家子褒之怒、至譏余恭維名角、一意盲從、余受之殊覺有愧、自問戲學雖淺、人格猶存、既不能處梅黨幟下、爲搖旗吶喊之小嘍囉、復不能爲蟹兒蕩姬、作樹黨刊集之斷食卒、所謂恭維者安在、所謂盲從者安在、子褒稱小樓爲第一等名角、然則余謂當代武生、無出小樓之右、不爲過當、若子褒之謂奎客超勝小樓、則又何以自圓其說、人謂子褒始嘗識劉小衛、今乃知取奎官、已非昔日吳下阿蒙、自當刮目相看、然吾尤願子褒再將眼界放高、能知小樓之佳處、豈不更佳、子褒常與吾友豁公遊、對於戲學方面、盍時向豁公請益、三五年後、或有進步、則吾亦樂與周旋討論也、

雲烟過眼錄

（憐蘋）

虞某

虞某、隱其名、甬之鎮海人、風流個儻、衣飾入時、見者皆目爲翩翩佳公子、其父在滬、頗負盛名、虞某執業於某某洋行、公餘之暇、常涉足於游戲場、久之、遂從拆白游、客冬蟲傳有世家子挾一女飄然遠颺者、即虞某是也、某總長以直皖戰爭失敗、挈家人來滬、寓居海上、因令其女公子入滬西某女塾讀、女每假日、女公子亦出入遊戲場、衣香鬢影、撩人心醉、一二夕、忽與虞某遇、愛屯斤通、兩人即叙首言情、爲日既久、愛好媾、深得女公子歡、自是每逢星期芳心蕩動、乃借旅社於五洲、款談一切、虞某竭其操縱之力、殷勤獻萏箴、卿卿我我、竟作雙宿雙飛之野鴛鴦、虞某辭職不事事、寄跡旅社、日日挾女出遊、事爲某總長所聞、立迫女歸、大加約束、女乃乘機脫逃、與虞某偕亡、聞女此行、攜其手飾珠鑽寶物、約有四五萬金之鉅、某總長以事關名譽、秘而不宣、於是彼一對狡童淑女、遂逍遙於溫柔鄉中矣、

談今年各舞臺之角色

（梅花館主）

丹桂第一臺

樊榮卿　此伶嗓音高亮、爽氣充沛、說者謂其有劉跋遺響、學汪伶隱極爲神似、如馬前潑水獻地圖罵閻羅哭祖廟受禪臺諸劇、尤爲膾炙人口、時下諸伶、學伶隱者、多如恆河沙數、然大抵皆係婢學夫人、略竊皮毛、而能窺其堂奧得其神秘者、僅榮卿一人而已、

梅春奎　春奎名不甚彰、而其藝頗有可取、隸丹桂、包銀月一百五十元、一般嫉正實音者、咸爲之扼腕不已、

高百歲　高之唱做、完全學周信芳、（麒麟童）婦孺皆極歡迎、日前予曾觀其演比干挖心、表演比干忠烈之狀、激昂慷慨、聲容並茂、較之信芳春恒常、似覺高明多多也、

賊被狗咬

「賊被狗咬、沒處申訴」、這是上海的一句俗語、現在倒應在這張金鋼鑽報的身上了、金鋼鑽報去年因爲手民的糊塗、把貫少芹先生的一首打油詩、誤排了進去、惹得少芹先生把金鋼鑽報的編輯人、罵了一聲文賊、金鋼鑽報的編輯人、只得代人受過、一聲也不響、我想少芹先生是善於裝狗叫的、（見遊戲世界十七期）可稱得狗叫的小說家、金鋼鑽報編輯人、既然是個文賊、那末這一下子、眞可算得是「賊被狗咬、沒處申訴」了、哈哈、（兩笑投稿）

小說 奈何天

（四十一）　（吳門程瞻廬）

第五回　怪怪奇奇聽虔婆嚼舌　喃喃吶吶向菩薩措詞

話說河埠停泊的燒香船、何止三五十隻、著者不能握着三五十枝筆、同時描寫、就中只講一隻燒香船裏面、坐着兩位善婦人、這個善字、並不是確當的批評、只算是一種普通稱呼罷了、上廟燒香的太太奶奶們、無論行爲如何、總得喚一聲善婦人、宛比吾們和泛泛的朋友通信、無論那人的性質如何、總得稱一聲仁兄、閒文剪斷、且說這兩位善婦人、一位尚在中年、一位白髮飄蕭、年在六旬以外、一般都是身穿罩披風、腰繫大紅裙、打扮得十分齊整、……列位、這披風紅裙、都是前清時代的婦人禮服、現在我記着的這椿事、卻不在前清時代、光復光復、早光復了十餘年了、光復由他光復、一般舊社會的婦女心理、還把這披風紅裙、當做至寶、留待下棺材的當兒、穿得齊齊整整、去見閻王老子、這不獨婦女爲然、便是一般開通的男子、也是這般、儘有生前戴着呢帽、握着司的克、皮鞋格登登、似乎是個民國時代的人物、比及咽喉氣斷、兒子遵奉他的遺囑、殯歛的當兒、依舊是朝衣朝帽、穿靴戴頂、假這般的男子、比比皆然、又何責乎艙裏的兩位善婦人、